

《两个爸爸》中的性别游戏

张泉婧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 2013 年台湾偶像剧《两个爸爸》收视持续飙升，两男共同抚养一个可爱女儿的剧情吸引众人热情围观。实际上，制作方不过是运用“伪同志”的噱头博取关注度，实则呈现的是“家庭与教育”的恒久主题。本文将以性别视角对其文本进行分析，着重描述该剧对符号标签的运用、在性别刻板印象上的突破以及关于“男性与家庭”的主题再现。

【关键字】 父亲与家庭 性别视角 文本分析

Gender Games in *Two Fathers*

ZHANG Quanjing

(MA stud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With a high audience rating of the Taiwan idol play *Two Fathers* in 2013, the plot in which two men together bring up a lovely daughter successfully arouses audience's curiosity. In fact, producers mere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unt of "Pseudo-homosexuality" to gain attention, and actually take on the constant theme of "family and education".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TV play text in a gender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the use of symbol, the breakthrough in gender stereotypes, the theme representation on men and family.

KEYWORDS: Father and Family Gender Perspective Textual Analysis

引言

如果提及 2013 年台湾最火热的偶像剧，那一定非《两个爸爸》莫属。虽然宣传期两大男主角的暧昧对话与亲密动作，足足吸引了众多“宅基腐”的注意力，但播出后即可知晓的非“男同”主题令抱有期待的观众们大失所望，再加上长达 73 集的剧情，是什么使得这部剧仍然保留持续的观众粘度？作为一部人气偶像剧，以“同性同居”为叫座卖点，加上“异性爱情”的悄然进军，再给予“父亲与家庭”的温馨回归，制作方似乎早已准备好这场与性别有关的影视游戏。

“同性同居”的噱头符号

制作方在前期宣传之时，借“同性”话题大做文章，海报多为两个爸爸赤裸上身一起给女儿洗澡、两位男主角不小心跌倒在一起等等，令“宅基腐”们脸红不止。而实际的故事却另有隐情：号称“青年才俊”的唐翔希律师与温柔细心的花店老板温振华，本来并不应该有太多的交集。然而来自医院的一通电话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平淡生活。两人共同爱上的女人居然在医院留下一名女婴后悄然离开。无奈之下，两人决定共同抚养女婴，并为她取名“唐温蒂”。这一年温蒂七岁，新的故事由此慢慢崭露头角。

虽然得知剧情导向的观众大呼上当受骗，但是两大男主角持续不断的暧昧互动，还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符号的隐喻。索绪尔早在 1894 年就提出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结构。每一个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符号，它既有外在形式，即能指；又有内在含义，即所指。它既包括语言符号，又包括动作、表情在内的非语言符号。两个 30 岁出头的大男人与一个 7 岁的小女孩组成的家庭，并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垃圾遍地、乌龙糟糕，他们不仅把家事整理得有条不紊，还把女儿教育得乖巧机灵，家庭氛围极其温馨。无论是善理家事的温老板穿戴着围裙帮助粗心腹黑的唐律师打领带的这一行为符号、生性调皮的唐律师献吻感谢的表情符号，还是唐律师打温老板屁股、拥抱谈心的动作符号，亦或是那句充斥着整个剧集的唐律师的名言“振华是我的人”的语言符号，都足以让观众抓狂说“为什么不干脆在一起”。库利和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类之所以认识自我，形成群体，构成社会，都是通过符号交流进行的。符号的指代性、社会共有性和发展性，使得暧昧不明的动作语言转变成一种暗潮汹涌的符号内涵和相沿成俗的明确意义，在受众之间达成一种笑而不语的共鸣。而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制作方却又理直气壮地告诉观众们说：男主角只是单单纯纯的家人关系，是你们想多了而已。

其实，并不是说制作方没有拍摄像著名同性台剧《孽子》的勇气，而是当前同性话题在我国尚且处于从符号性歼灭到审查性公开的过程中。作为一档台湾当地晚间 8:00 播出的偶像剧，它必然要符合大众心理的主流需求，能够以“同性同居”猎奇和打擦边球已经是比较大胆的一步了。作为一档 73 集的剧目，其边播边拍的形式，足以使该剧尽最大努力留住受众，尽最大可能满足受众需求，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异性爱情”与刻板印象的博弈

Martin Barker 曾认为，“许多关于妇女的媒介再现受到了指责，它们呈现妇女呆在家中，为男人提供服务——尽管实际上这毫无疑问是事实，现实中很多女性都是这样的。”¹ 其实恰恰相反，关于妇女的媒介再现会受到指责，并不是因为它们呈现了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形象，而是它们仅仅呈现了女性作为家庭主妇这一唯一形象。“所有处于结构中心的群体都有刻板印象——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和年龄。”² 刻板印象的逐步深化要求男性必须无时无刻不当硬汉，让女性不敢成为女强人，因为那样“不女人”，这对于两性都是无形的压力。而媒介作品应该被引导的是尽可能再现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要远离刻板印象，就要发现其多元化的真实。

《两个爸爸》对异性爱情的呈现，主要围绕三对恋人——花店老板温振华与插画家猫女吴咏洁（单恋未果）、帅气律师唐翔希与小学老师方静竹、气质美女江映帆与修车小哥方飞竹——而这三对男女的个性形象都打破了以往泡沫偶像剧中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

就男性角色而言，温振华做事仅仅有条，成功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是温柔善良的满分爸比；唐翔希聪明却又有着孩子般的幼稚和淘气，事业如日中天，家务能力却一般般；方飞竹是小学教师方静竹的哥哥，在家族企业担当修车工一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憨厚老实、粗中有细，最终抱得美人归。说起女性形象，插画家吴咏洁因为家庭缘故自理能力差、个人卫生一团糟，在花店老板温振华的帮助下日渐好转，逐步自立，并对振华产生好感；小学班导方静竹因材施教，但个性毛躁、篮球健将、车技糟糕，典型的“马路杀手”，又即将步入剩女行列；江映帆形象好气质佳，高学历，对做菜料理一窍不通，曾喜欢律所合伙人唐翔希，表白失败后，遇见了木讷可爱的方飞竹，从此人生变得混乱而美丽。

《两个爸爸》甩掉了男生威武霸气总能英雄救美的偶像包袱，也丢弃了女生总是纯良受欺小鸟依人的呆萌形态。温柔体贴的花店老板和大大咧咧、强悍霸气的小学女教师形象告诉我们，性格与性别无法强制构连。

“父爱、家庭与教育”的主题再现

¹ Martin Barker. *Comics: Ideology, Power, and the Critic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07.

² Tessa Perkins. *Rethinking Stereotypes*.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79, p.144.

相比较女二号江映帆和男二号方飞竹迅速的恋情发展得到了观众们的众多好评，观众对男女主角的恋情在该剧开播之时爆发了诸多不满，贴吧中甚至充斥着“女主角可以消失了”、“男女主角在一起就果断弃剧”的激烈言论。如果要问是什么支撑起了这么一部超长剧情，那一定不能仅靠一个“伪同性”的旗号，更不是为观众意愿而妥协的“异性爱情”。《两个爸爸》以其独有的台式小清新，讲述了多个相互联系的家庭内部和之间发生的独立或者交织的日常琐事和情感生活。这种叙事方式再加上长达 73 集的剧情给了制作方一个细水长流的机会，也给了观众一个心理缓冲期。制作方巧妙地延缓了男女主角的感情进度，打出了一张漂亮的亲情牌，将父亲与儿童教育、家庭的主题大肆彰显。

在父亲角色设定方面，该剧充分考虑到了实际生活中父亲形象的多元化特征，并选取了一些进行了符号化的再现。首先，青年才俊唐翔希作为在律所奋力工作的爹地，个性率真孩子气，在家务劳动方面略显不足但进步颇丰，而且从小培养女儿温蒂的法律意识。而花店老板温振华作为和善温柔的爸比，家务做饭事事精通，对女儿和翔希的照顾也是悉心备至，是温蒂的良师益友。由此突出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责任与义务，事业和家庭作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性别无关。其次，唐翔希与其父亲之间的误会与和解，展现了对婚姻不忠、对家庭不顾的老父亲角色的迟暮悔意，以及家人之间互相关心、互帮互助的永恒主题，从而引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同等重要性，忽略了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可能产生不平衡和非和谐因素。最后，作为略显古板的传统父亲形象，女主角的父亲——修车店老板方大桐，在面对儿女的婚姻大事以及留学在外的小儿子贸然离校回家的种种难题中所展现出的辛苦挣扎，自身从大家长作风到理解放手教育的转变等，都呈现出当代父亲唯恐儿女成为剩男剩女的矛盾心理以及关心孩子前途发展的款款温情。

这几位父亲个性迥异，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而在对子女的关注和爱护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再现（表述，Representation）是将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纳入具体形式（也就是说，不同的能指）的过程”³，因此，通过《两个爸爸》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个性、不同职业的父亲形象的符号化再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现实生活中的父辈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另一方面，这也会影响人们对父亲的认识和态度，从而促进相互理解与交流。在一个家庭中，事业和家务需要家庭成员共同承担，任何绝对的割裂都是扭曲和可笑的，而《两个爸爸》恰恰给这一观点以近乎完美的呈现。

结语

《两个爸爸》作为肥皂剧的一种，其叙述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化的电视节目形式，被定义为倾向于女性化的类型，受众多为女性观众。整部剧的热播也体现了同性亚文化的

³ 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M]. 李彬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41 页。

商业化收编，引起了当地一些同性及亲同人士的不满。但总体而言，《两个爸爸》作为制作方的一场性别游戏，在倡导性别平衡、父亲与家庭、两性多元形象再现方面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是一个好的开端。

参考文献

- 1、丹尼斯·麦奎尔 著. 崔保国, 李琨 译.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5版)[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第1版.
- 2、胡正荣、段鹏、张磊 著. 传播学总论(第2版)[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2版.
- 3、郭庆光 著.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 2011年4月1日第1版.
- 4、Martin Barker (1989): *Comics: Ideology, Power, and the Critic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